

童趣 快乐 幻想

不会吧！淘气兔

BUHUIBA TAOQIGU

尿床铃声捉大盗

保罗·杰宁（澳大利亚）【著】

毕凌成 许炳梁【译】



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作家，迅速俘获全球小读者！
这是一套小学生读了就放不下的书！爆笑！幽默！

仅在澳大利亚本土销售就超500,000册，
已译作多国语言。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晨光出版社



童趣
快乐
幻想



不会吧！淘气鬼

尿床给吉捉盗

保罗·杰宁（澳大利亚）【著】

毕凌成 许炳梁【译】

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作家，迅速俘获全球小读者！

这是一套小学生读了就放不下的书！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晨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尿床铃声捉大盗 / (澳) 杰宁著; 毕凌成, 许炳梁译.
昆明: 晨光出版社, 2009. 8

(不会吧! 淘气鬼; 7)

ISBN 978 - 7 - 5414 - 3273 - 6

I. 尿… II. ①杰…②毕…③许… III. 儿童文学—故事—
作品集—澳大利亚—现代 IV. I611. 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33384 号

Uncovered!

Copyright© Lockley Lodge Pty Ltd, 1995

Copyright licensed by Penguin Group (Australia)

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23 - 2008 - 007 号



不会吧! 淘气鬼

尿床铃声捉大盗

原著	保罗·杰宁 (澳大利亚)
译者	毕凌成 许炳梁
出版策划	俐 冰
监制	胡 平 李云华
责任编辑	凡 芙
装帧设计	汪建军 唐 剑 苏俊华
出版发行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
地 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E-mail	cgcb@public.km.yn.cn
发行电话	0871 - 4186745
邮 编	650034
制 版	昆明格里森电子有限公司
印 刷	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920 × 1280 1/32
印 张	4.75
字 数	83 千
版 次	2009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 书 号	ISBN 978 - 7 - 5414 - 3273 - 6
定 价	12.00 元

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永 远/01

兔子太多了/22

满嘴的……/39

一直在听的耳朵/45

被啃的骨头/64

就像我一样/85

尿床铃声捉大盗/95

倒转时光/114

小毛孩——长毛兔/127

目 录

MU LU





永 远

1

班上所有的小孩都在笑里查德。

然而，蒂姆除外。他更想哭，毕竟，里查德是他的弟弟。

即便是菲什老师，她也不得不咬紧舌头，生怕笑出声来。她凝视着窗外，看见里查德在操场上活蹦乱跳地转圈，说：“蒂姆。”蒂姆叹了一口气，然后拄起拐杖，一步步向门外走去。他走出去时，教室里又是一阵哄堂大笑。里查德又在玩卫生纸了。为什么他对卫生纸如此痴迷？而对报纸或纸袋不痴迷呢？为什么总是卫生纸呢？

今天比往常更为糟糕。

以前里查德都只是用卫生纸包裹信箱、树枝或花园里的铁锹。但今天却有点反常。他把自己裹起来了，从头到脚都裹着卫生纸，看起来就像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木乃伊。当他在操场上转圈时，小纸片也在微风中飘扬起来。



蒂姆蹒跚地穿过操场，温柔地对弟弟说：“过来，快回来。”

“啊，啊，啊。”里查德嚷着。

如果那也称得上是语言的话，那“啊”就是他唯一的语言，因为他从来就没说过一句正常的话。

当蒂姆走近的时候，里查德又蹦又跳的样子让人想到嘴里叼着球的狗狗。它向人跑几步又闪开了，想靠近却又不想被抓到。

当蒂姆看见里查德朝附近的橡胶树瞅的时候，他喊着：“噢，不。”

蒂姆想赶快把他叫回来，可拐杖和酸疼的胳膊却不能让他快起来。不一会儿功夫，里查德就爬上树了。

蒂姆突然觉得很累。拐杖磨破了他的腋窝，很疼，疼得发抖。而且胸部的疼痛感觉比以前更为剧烈了。他慢慢地弯下身子，说：“里查德，赶快下来吧，我不能爬树。”

“啊，啊，啊。”里查德嚷着。

蒂姆看了看校园。老师们原来说过会给里查德两个月时间，如果他们能管住里查德，他就可以留下来，要不然他就得转学了。蒂姆摇摇头，除他外，没有人可以管住里查德了。因此，他必须得想想办法，要不就麻烦了。就怕里查德真不能留在学校了。“下来，求求你赶快下来吧。”他喊着。

下课铃响了，孩子们都开始涌向操场，他们在橡胶树下



围了一个大圈，有哈哈大笑的，有指指点点的，也有开玩笑的。这时里查德正在用裹着卫生纸的手臂挥舞一卷白色的卫生纸。

“求你别这样了。”蒂姆自言自语。

里查德开始展开他的“宝贝”，很快就从他的手臂上飘落下来一条长长的纸带，这条纸带越来越长，就像一幅无尽的旗帜在阳光下飘扬挥舞。最后纸断了。微风吹断了柔软的纸，飘向大伙儿。孩子们边喊边笑，都跳着去够纸。卫生纸蜿蜒地盘绕在校园上空，最后，飘落下来了，他们就疯狂地抢，疯狂地撕，然后扔到空中。

里查德在树上挥舞着纸，像个古灵精怪的猴子。他把绑在胳膊上的纸一拽，然后扔到树下。

蒂姆看见老师拿梯子过来了，心里一凉。他得让里查德赶快下来，要不他会被吓到的。可能他会被吓得从树上掉下来，砸在谁的头上，或者是伤到他自己。那样的话，里查德就得被遣送回家。不过这样对他也好。

蒂姆闭上眼睛，努力不去想弟弟流血的一幕。

“想想雪吧。”他对自己说。

这时，一幅美丽的画面出现在他的脑海中：柔软、安静的雪花轻轻地飘落到地上，梦幻的房子披上了一层白色的外衣，每一根树枝也随着冰冷的雪花弯下了腰。有一个雪人就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。没有什么东西来打破这份冬日的宁静。



不会吧！淘气鬼

永
远

4





现在蒂姆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美丽的雪会让他振作起来的。

2

蒂姆睁开眼睛。看见老师拿着梯子穿过操场，孩子们边喊边跳地去凑热闹。他必须快点。于是，他拄着拐杖，一跛一跛地走到树下，然后开始摸他的口袋。“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”他对自己说，“找到了。”

他拿出两个平整的装着蜂蜜的小袋子，那是父亲从一家汽车旅馆带回来的。里面的蜂蜜刚好够涂抹一片烤面包，蒂姆迅速将它们塞进一个树孔里。“嗨，这是什么？”他大叫着，并假装对这个孔很好奇。他用另一只眼瞟了一眼里查德，看见里查德正往下看。“噢，看，蜂蜜。”他大喊。于是他取出一个香囊，假装拧开盖子，然后吮吸里面的东西。他故意很大声地吸吮咀嚼。

里查德又好好地看了看。

“我看看里面还有没有了。”蒂姆对着小孔大声说。

突然，里查德轻轻地下来了，还把手伸进树孔里。他拿出香囊，没打开盖子就塞进嘴里，高兴地嚼着，根本没注意到全校的师生都在看着他。最后，他将香囊吐到了塑料桶里。

“好样的，蒂姆。”鱼小姐说。

这两个小男孩朝着教室走过去。蒂姆停了一下，因为



胸部突然一阵剧痛。他停了一小会儿，又继续向前走。他很想知道老师要教训里查德多久，可他无法知道。

那天晚上，里查德坐在休息室的角落里，摆弄着一卷卫生卷纸。他把卫生纸翻来翻去，似乎都没注意到蒂姆和父母都在屋子里。

爸爸抛起那两个蜂蜜香囊给里查德，说：“接着，拿一个给蒂姆。”

里查德将它们拿在手上玩，看了蒂姆一眼，然后将两个都塞进了嘴里。

“你没有想着一块儿分享么？”妈妈说。

“他已经吃了。”蒂姆咧着嘴笑了笑。他轻轻地拍了一下里查德，说：“改天我们一起去玩雪。”他闭上双眼，描绘着脑海里的画面。里查德还是在摆弄他的卫生卷纸，看也没看蒂姆一眼。

蒂姆说：“那雪就像树上的苹果一样新鲜，像微风拂过深湖一样清凉。噢，现在我就能看见那样的雪了。只有我和你在那，我们在滑雪板上溜冰，还有一个雪人。你知道吗？里查德，你知道那个雪人在做什么吗？知道他在干嘛吗？他是不是只是站在那里呢？他是不是只是静静地呆在蓝天底下呢？”

“不，那雪人是在跳舞，里查德。”

“噢，你应该看看他的。他举起双臂，欢快地在滑雪呢。他捡起一团一团的雪，使劲地扔到空中。噢，那就是



雪人，他兴高采烈地玩着，根本不在乎太阳会将他融化掉，也不担心会发生什么事，他是雪之王，对他来说是没有晴天的。噢，你看，他正在跳舞呢，快看他跳舞。”

蒂姆闭着眼睛微笑着。

“我们会看到雪人的，里查德，我们一定会的，而且只有你和我。终有一天会看到雪，看到山，看到雪人跳舞的。”

蒂姆睁开眼睛，雪景消失了。“我想躺一下，有点不舒服。”他说。于是拄起拐杖，蹒跚地走出了房间。

里查德一遍又一遍地翻转着卫生卷纸，“啊，啊，啊。”他叫着。

孩子的父母都相互看着，眼中充满了泪水。

“蒂姆永远都看不到雪了。”妈妈说，“12月份的澳大利亚是没有雪的。”

“他可以想象得到的。”爸爸说，“有时山上会在6月份下雪的。”

“6月就太晚了。”妈妈说。

“我本应该去年就带他去的。”爸爸说。

“不要责备自己了。”妈妈说，“要知道，医生也不允许啊。”

“啊，啊，啊。”里查德嚷着。声音比平常更吵，更尖锐了。他把卫生纸筒抱在胸前，弄得就像个婴儿。

妈妈看着里查德，说：“你觉得他会知道吗？”



爸爸皱起了眉，就像汽车换了挡，还鸣起响亮的喇叭：“他不会知道的，除了卫生卷纸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继续吧。”

里查德一抬起脸，就跑出去了。“啊，啊，啊。”又叫着。他在前门跳来跳去，疯狂地挥动着手臂。卡车上一面印着一张大大的卫生卷纸广告，下面写着“黎明般轻柔”。司机慢慢地斜靠向乘客的窗边，然后就向空中扔了某件东西。

那东西不断地滚着，跳着，最后停在了前院。

里查德蹦蹦跳跳着跟在其后，那是一卷紧紧包着的卫生纸。他很想抓住它，并且贴到胸前。“啊，啊，啊。”他高兴地叫着。

另一辆卡车转弯时，司机又扔出了一卷卫生卷纸。当里查德过去收集这些跳动的卷纸时，司机边笑边鸣喇叭。第三辆、第四辆的卡车都是这样，每个司机都喜欢这种日常习惯。有些行人会停下来，看看这奇怪的现象。

里查德带着他的战利品回来后，就跑到他喜欢的地方去——阁楼。那是在楼顶上的一个宽敞、温暖的房间。他爬上梯子，钻入天窗就不见了。

3

“天哪，我不知道。”爸爸说，“所有的卫生卷纸都散开了，我们必须弄个结，否则会更糟糕的，我们都成邻居的笑



柄了。哈里·詹姆士还问我是不是我们要在前院建个公共厕所。我敢说工厂并不知道他们的司机每天都扔掉成卷成卷的卫生纸，而这现象已经持续数年了。

“你看过他的脸吗？”妈妈说，“只有在这个时候里查德才会笑。当那些卫生卷纸跳着滚过栅栏时他就很开心，你却不能阻止。”

“会有危险的。”爸爸说，“所有的纸都堆在屋顶上了，整个房间会冒烟的。”

“把它当作个完全隔绝的空间吧。”妈妈说。

“最近你有上过上面么？去看一下吧。不要让他看见你，不然你会打破常规的格局。”

妈妈悄悄地爬上梯子，偷偷地瞟了一下阁楼。她的眼睛睁大了，发现屋子里堆了一座卫生卷纸做成的大大的城堡，这城堡比以前的都大。城堡里有塔楼、墙和一个高耸的弓形进口。纸砌成的楼梯一直通到堡垒的顶部，一些玩偶和玩具熊伫立在城上，就像狙击手瞄视着敌人一样。整个城堡堆满了成千上万卷卫生卷纸。

“啊，啊，啊。”里查德的脸出现在防御墙上方。他开始狙击入侵者了，于是就把一堆蹦跳的卫生卷纸雨点般地扔向妈妈。她迅速地躲开，关了楼阁的天窗就下来了。

“好的。”爸爸说，“这样的话，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没有意义的行为了。”于是他迅速地爬上梯子，打开天窗。



不会淘气鬼

“里查德，下来，我不能再放任你了，明天我就去工厂，让司机不再丢卫生卷纸了，现在这些就算了，但是刚才扔的就是最后一卷，太荒唐了，你快给我下来。”

“啊，啊，啊。”卫生卷纸就像泥浆一样轰向爸爸。当愤怒的里查德往城堡墙外扔卷纸时，爸爸抬起手挡，并迅速地低下头。这时，刚好撞到天窗的边框上。他尖叫起来，想要抓住梯子的横档。结果爸爸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

“该死！见鬼。”他嚷着。

妈妈尽量忍住不笑，问道：“亲爱的，你还好吧？”

“不，我不好，我是说一点也不好笑，我要清空阁楼的每一个纸屑。”

又是一阵暴雨般的卫生卷纸砸在他头上，最后天窗砰地关上了。

4

蒂姆在隔壁的房间里，躺在床上，静静地听着外面的动静。他摇了摇头，知道卫生卷纸堆成的城堡对里查德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如果没有了卫生卷纸，恐怕会发生可怕的事情。毕竟，他已经收集了好多年，是用来建城堡，裹东西的。他的楼阁就是一个避难所，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温暖世界。蒂姆脑中又笼罩了血红的乌云，为什么里查德不能说话？为什么他只能生活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？

蒂姆看着他那依靠在床上的拐杖。生活真是太不公平



了。他闭上眼睛，想象着白雪。

雪轻柔地飘落下来，用它的洁白来清洁世界，白色覆盖了街道和汽车。快乐的孩子们在大声地笑着玩雪球。

他就在那里，他就是雪人。他用雪手臂举起黑色的帽子，跳着舞着，眨着乌黑的眼睛，向蒂姆示意，召唤他过去。“噢，快看雪人在跳舞。”蒂姆说。脑海中只有一幅美丽而平静的画面，他躺在枕头上，过了一会儿胸就不疼了。

“我喜欢看雪。”他自言自语说，“如果可以看到雪，哪怕只看一次，我也感觉永远开心了。”

蒂姆睁开眼睛，景象又消失了。窗外，夏日的太阳炙烤着棕色的草地。

“噢，噢。”蒂姆叫着。

有人拖着一个大大的垃圾袋穿过草坪了，“啊，啊，啊。”里查德嚷着。

蒂姆可以看得出，里查德很生气，他知道弟弟要带着他那最珍贵的宝贝离家出走了。

“里查德，回来。”蒂姆叫着，可太迟了。里查德已经消失在小道上了。蒂姆挣扎着下了床，疯狂地找他的鞋子，可在哪呢？床底下。他抓住拐杖，将鞋子勾出来，迅速地穿上鞋，一跛一跛地冲了出去。“里查德，里查德。”他大声喊着，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，可却不见人影。

蒂姆沿着小路一直走。拐杖擦破了他的手臂，每走一步，胸都剧烈地痛，而且越来越痛。他知道理应放松的，



不能太紧张，“里查德，里查德，”他使劲地喊。

蒂姆很担心。本应该告诉爸妈的，这样的话他们可以坐车去找，可爸爸很生里查德的气，而且可能气到极点了。

里查德会很危险的，因为他过马路从来不看车。这个时候他可能爬上了某户人家的屋顶，或是在哪条河的桥上踱步不前，或是爬到了排水沟上。

血红的乌云又在蒂姆脑中徘徊了，但现在却没有时间叫雪人来驱散它。他额头上开始出汗，感觉很虚弱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

5

蒂姆在街上走了好久，来来回回地找，前前后后地找，可还是找不到里查德的身影。他已经找遍了所有他经常去的地方，桥头、车站、河边，都没有。

最后，蒂姆将拐杖靠在墙上，坐了下来。他觉得很疲惫，很疲惫，本来打算要放弃准备回家的，可突然看见了某个东西——信箱。那是一个裹着卫生纸的信箱。

里查德肯定从这里走过。

蒂姆继续走着。一条裹着卫生纸带的狗从这经过，这只狗肯定见过里查德。

牧场占据了房子。一群黑色的奶牛懒洋洋地在阳光下吃草。20只黑色的，一只白色的。农夫一边诅咒，一边扯掉缠绕在牛身上的卫生纸。



蒂姆蹒跚地走着，一直追踪着卫生纸的踪迹。他觉得很难呼吸，还很热，胸越来越痛，但还是得继续前进，而且必须得继续。

终于他停下了。一条长长的卫生纸在排水沟上飘扬，就像一条乡间小路，穿过长长的棕色草坪，延伸到有刺铁丝网的栅栏。还有些纸粘在铁丝网上，卫生纸的痕迹一直通过栅栏……

“铁轨。”蒂姆气喘吁吁地说。他绕过栅栏，爬到铁轨上。当他沿着带有卫生纸痕迹的铁轨走时，头上一直冒冷汗，还吃力地喘气。胸似乎被勒在一个环形的铁圈里，越来越紧。拐杖的末端一滑，夹在了轨道两边笨重的石头缝里。

蒂姆知道角落里有什么，他试图不去想它。“想想雪。”他对自己说。可是想象不到了，跳舞的雪人抛弃了他，现在什么都没了，只有血红的乌云和一条横跨高桥的铁轨。

在桥的中间，有一个小人影正在疯狂地跳舞，手里挥动着一条长长的、白色的纸。突然，脆弱的绳子断了，毫无声息地掉落到很深很深的河里。

6

蒂姆走到桥上就停了下来。巨大的木墩支撑着桥底，横跨在河上，上面是一条狭窄的铁轨，通到河的另一端。